

【完整版】

君若犹存，我何不见？君若已死，我何独生？  
天涯之大，不过覆掌；岁月漫长，但求弹指。  
采南海水晶以为棺兮，续昆仑之盟以来世。



万卷出版公司



蛮荒記

树下野狐 著  
MANHUANGJI

V·九鼎

V·九鼎

亦虫荒記

树下野狐 著

MAN HUANGJI

〔完整版〕

總發行 万卷出版公司

© 树下野狐 200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蛮荒记. 5, 九鼎/树下野狐著. —沈阳: 万卷  
出版公司, 2009. 1

(树下野狐文集)

ISBN 978-7-80759-580-9

I. 蛮… II. 树…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6840 号

出版发行: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9 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67mm×234mm

字数: 320 千字

印张: 18

出版时间: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董立剑

特约编辑: 马中才 傅复强

装帧设计: 贾嘉

ISBN 978-7-80759-580-9

定 价: 25.00 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442

邮购热线: 024-23284454

传 真: 024-23284448

E-mail: vpc@mail.lnpgc.com.cn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 人物介绍

### 神帝:

神农氏 (尝百草而化羽, 死后神帝之位悬空)

### 金族:

白 帝: 白招拒

圣 女: 西王母

神: 石夷

小 神: 陆吾 蓐收 天犬黄姮

仙: 神牛勃皇 槐鬼离仑 江疑 英招等

其 他: 金族太子少昊 寒荒国主楚美丽叶 拔祀汉 天箭

长老倪岱 长老黑木铜 长老笱思长邪 长留仙子

其他特别人物: 古元坎 (太古第一奇人, 拓拔野前世)

### 木族:

青 帝: 灵威仰

圣 女: 姑射仙子

神: 句芒 雷神

仙: 奢比 折丹 虹虹 等

其他特别人物: 羽卓丞 (前青帝) 夸父 空桑仙子

### 水族:

黑 帝: 汁光纪

圣 女: 乌丝兰玛

亚圣女: 雨师妾

神: 烛龙 北海真神 天吴 西海老祖

仙: 聂耳 九凤 强良 百里春秋 冰夷 西海鹿女 九毒童子  
科沙度等

其他特别人物: 科汗淮 (大荒著名游侠, 叛出本族) 波母汁玄青 (黑帝之妹, 叛出本族)

### 火族:

赤 帝: 赤颯怒 (力战叛军而死, 烈碧光晟自称赤帝, 割据南荒)

炎 帝: 烈炎

圣 女: 赤霞仙子



神：祝融

小 神：刑天

仙：烈碧光晟 吴回 烈烟石 冷萝仙子 因乎 不廷胡余  
红袍 龙石等

其他特别人物：赤松子、南阳仙子

#### 土族：

黄 帝：姬少典（遇刺，姬远玄继任）

圣 女：武罗仙子

神：应龙

仙：鬲围 泰逢 涉馭 计蒙 包正仪 王亥 常先

其他特别人物：公孙婴侯 流沙仙子 灵山十巫 风伯 风后

#### 荒外龙族：

龙 神：敖语真

太 子：拓拔野

其他人：六侯爷 哥澜椎 班照 龙椋怪 敖松霖 归鹿山等等

其他特别人物：鲛人国公主真珠 夔牛神兽

#### 汤谷群雄：

蚩尤 辛九姑 柳浪 卜算子 成猴子 盘古 等等

#### 四海各附属国：

南海：结胸国 羽民国 讙头国 厌火国 贯胸国 交胫国 三首国  
长臂国（臣服于火族）

东海：大人国 君子国 青丘国 黑齿国 玄股国 毛民国 劳民国  
鲛人国 小人国 司幽国 中 容国 女和月母国（臣服于木族）

西海：三身国 一臂国 奇肱国 丈夫国 女儿国 白民国 肃慎国  
长股国 淑士国（臣服于金族）

北海：无咎国 一目国 柔利国 深目国 聂耳国 拘纒国 大踵国  
平丘国（臣服于水族）

## 目 录

第一章 青青子衿 .....	1
第二章 镜花水月 .....	14
第三章 日月七星 .....	27
第四章 鹿死谁手 .....	40
第五章 幕后元凶 .....	53
第六章 公孙青阳 .....	67
第七章 天下为敌 .....	80
第八章 大荒神帝 .....	93
第九章 青衣女魃 .....	106
第十章 世外春秋 .....	120
第十一章 两仪神宫 .....	134
第十二章 故人归墟 .....	147
第十三章 魔帝蚩尤 .....	160
第十四章 镇海龙王 .....	173
第十五章 情比金坚 .....	186
第十六章 九天玄女 .....	199
第十七章 西陵出阁 .....	212
第十八章 春蚕到死 .....	225
第十九章 蓝田花媒 .....	238



附录一：蛮荒笔会 .....	251
附录二：大荒群芳谱之姑射仙子 .....	255
附录三：大荒群芳谱之纤纤 .....	264
附录四：搜神记蛮荒记全国统一六级考试试题答案和解析 .....	268

## 第一章 青青子衿

晚霞如火，雪山巍巍。夕阳余晖照在赤松子的身上，乌衫鼓舞，乱须飞扬，满脸玩世不恭的微笑，双目中却是怒火熊熊。

指尖弹处，那淡绿的光弧如柳叶飞舞，呼呼破风，突然变成一道六尺来长的盈盈弯刀，水光摇曳，气势如虹，朝着李衍当头怒斩而下！

“水玉柳刀！”“赤雨师！”炎帝将士欢呼四起，自凤尾城一战后，他们都已将这狂放不羁的大荒浪子视作了自己人，惟有赤霞仙子眉尖微蹙，闪过一丝凄伤苦怒之色。

李衍哈哈大笑道：“小兔崽子，你终于还是来了！”避也不避，骑着那风魔兽疾冲而上，苍梧木棺回旋怒舞，径直朝那水玉柳刀撞去。

蚩尤心下一沉，火族群雄的欢腾声亦陡然变作哗然惊呼，被这一刀劈中，烈烟石的尸身势必与木棺同炸为万千碎片！

只听赤松子狂笑如雷，光波潋潋，水玉柳刀突然折转飞舞，擦着棺沿冲天飞起，划过一道凌厉如电的弧线，急劈李衍背心。李衍耳廓微动，翻身急旋，抱住木棺又是一记“玉石俱焚”，朝刀光扫去。

刀光缤纷，人影闪动，霎时间两人已激斗了数十个回合，赤松子投鼠忌器，无一招相交。反倒李衍仗着风魔兽的速度，灵巧百变，又以棺椁为武器，横冲直撞，反守为攻，逼得他接连朝后退出。

蚩尤大怒，喝道：“他奶奶的紫菜鱼皮，老贼，你战也不敢战，拿着棺木当挡箭牌，算什么英雄好汉？”骑鸟疾冲，左掌真气轰然爆射，宛如万千春藤凌空飞舞，将苍梧木棺紧紧缠缚，奋力后夺。

李衍哈哈大笑道：“你们以多欺少，又算得什么英雄好汉？”紫火光锤狂飙怒扫，将其碧气光带强行荡开，身子朝后一晃，登时被水玉柳刀气芒扫中，衣裳“哧”地迸裂，鲜血飞溅。



火族将士怒吼呐喊，冲涌上前，都欲将那棺椁夺回。

赤松子森然道：“乔小子，这是我和他的私人恩怨，全都给我让开！”双手分推，气浪鼓卷，震得数十人踉跄跌退，厉声笑道：“李衍老贼，你躲在南荒洞穴之中，做了一百多年的缩头乌龟，今日又如寄居蟹似的，藏在女人棺木之后，羞也不羞？”翻身冲下，凌空握住水玉柳刀，再度迎头怒斩。

被那炙烈气浪所拍，风魔兽身上火焰轰然炸涌，李衍呼吸一窒，心下大凛，奋力横棺扫去，笑道：“小兔崽子，你当日眼睁睁看着家人惨遭屠戮，自己却藏在沼泽中装死，羞也不羞……”

话音未落，赤松子纵声怒啸，水玉柳刀陡一回旋，刀面横拍在棺木上，“嘭”的一声闷响，霞光爆舞，李衍双臂顿时呼卷起滚滚火焰，胸口如撞，鲜血狂喷，连人带兽跌飞出十余丈外，苍梧木棺亦险些脱手飞出。

众人齐声欢呼，叫道：“天外流火！”这一刀化真气于无形，借木生火，隔物使力，与金族的“裂土星矢”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威力极大，但稍有不慎，便有引火烧身之虞，极之凶险，便连祝融、刑天也不敢轻易使出。

李衍又惊又怒，稳住身形，哈哈笑道：“怎么，小兔崽子，被我说中痛处，恼羞成怒了么？你没胆子救你娘，却有胆子和亲妹子乱伦，啧啧，赤飙怒那老贼恶贯满盈，活该生下你这么个孽种！”听风辨声，挥舞苍梧木棺，继续朝赤松子全力反击，气浪怒舞，石炸雪崩，每招每式，全是旨在同归于尽的亡命打法。

赤松子一击得手，怒火反似大为消敛，任他如何讥嘲辱骂，只是周旋闪避，冷笑不语，水玉柳刀绕体呼呼飞舞，也不与木棺相交。远远望去，狂风鼓卷，雪浪澎湃，两道人影越转越急，偶有气浪冲涌，登时撞得四周坚岩冰石竞相飞炸，众人不敢近身，遥遥观战。

落日西沉，绛紫暗红的晚霞沉甸甸地压在雪峰上空，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两人游斗已近六百合，绚光霓芒反倒越来越盛，在暮色中团团乱舞，炫人眼目，四周的冰峰石柱早已被荡平，现出一个方圆近百丈的大坑。

听李衍断断续续的狂笑嘲骂，众人都已渐渐得知来龙去脉。原来当年水

火两族敌对，赤帝飙怒在小侯山下结识水族女子柳水玉，情难自禁，不顾族规，与她生下一子，是为赤松子。李衍闻悉后，密告长老会，并奉大长老之命，悄然赶赴小侯山，将柳水玉举族杀死灭口，却偏偏算漏一人，让年仅五岁的赤松子藏入沼泽，躲过一死。

赤帝闻讯大怒，罗织罪名，将知情的几位长老尽皆处死，并将李衍刺瞎双眼，斩断双足，囚禁在南荒密狱之中，永受生不如死的折磨。

赤松子只道屠族密令出自其父，恨火如焚，矢志报仇，于是便有了之后昆仑争雨师、火烧帝女桑……种种恩怨情仇。

李衍受囚南荒，无意间被少年刑天撞见，为了劈断锁链，重得自由，李衍将太古神器苍刑干戚授予刑天，并传他神功绝学。

但那枷锁乃赤帝亲自炼制的神物，刑天潜修十年，始终未能劈开，后来得知其师乃本族重囚，犹疑再三，终于含泪叩拜，不敢忤逆帝命。谁想过了百年，烈碧光晟为了应对炎帝大军，竟将此獠放出。

火族群雄对赤帝怒素极爱戴，事过境迁，对赤帝父子的这段孽缘往事也早已看得淡了，当下高举火炬，呼声如潮，无不在怒斥李衍；其余四族之中，也有大半在为赤松子呐喊助威。

蚩尤想起当日火桑之中，南阳仙子娓娓而述的情景，更觉悲怒难过，双拳紧握，青筋暴起，心道：“他奶奶的紫菜鱼皮，若不是这厮贪图大长老之位，从中挑拨作恶，又怎会有后来的人伦惨祸？他被囚百年，不思反省，竟还敢夺八郡主之棺，向赤松子要挟复仇，忒也可恶……”

眼前忽地又闪过其时烈烟石被南阳附身后，两颊晕红，眼波汪汪地凝视着自己，唇角眉梢尽是绵绵情意……心中登时咯噔一响，痛如刀绞，泪水竟险些夺眶涌出，咬牙暗想：“蚩尤啊蚩尤，你欠她如此之多，今日若不能护其棺椁，还有何颜面见南荒百姓？”悲怒冲顶，忍不住昂首狂吼。

吼声方起，赤松子亦陡然纵声长啸，绕着李衍急速飞转。两人声浪激撞，滚滚如雷，震得众人呼吸窒堵，难受已极。山壑中轰隆连声，大片积雪随之崩裂涌泻，在夜色中宛如天河倒倾，万兽狂奔。

李衍双目俱盲，主要倚仗听觉辨析对手方位，被那狂啸声与四周轰鸣所震，耳廓转动，脑中嗡嗡回荡，只觉四面八方全是赤松子，也不知他当从哪面袭来，心下大凛，当下双膝一夹风彘兽，连人带兽冲天飞起。

赤松子等的便是此刻，怒啸声中，水玉柳刀白芒如电，自下而上反撩斜斩，向风彘兽肚腹猛劈而去；几在同时，周身光芒爆发，瞬间化作一条巨大赤虬，呼腾卷舞，朝着风彘兽当头扑扫。

上下夹攻，那怪兽惊嘶飞旋，转向朝左前方疾冲。饶是它速逾闪电，这一停转，仍不免慢了半拍，登时被水玉柳刀气芒飞旋扫中，“嗤”的一声，鲜血激溅，牛尾冲天断离，风彘兽悲声痛吼，庞大的巨躯失去平衡，踉跄飞转，霎时间又被赤松子龙尾迎面拍个正着。

“轰！”兽头断裂，血肉横飞，李衍身子剧晃，惊怒交迸，他双足已断，风彘兽既死，势必再难闪避脱身！喝道：“小兔崽子，这么想要棺材，爷爷便送了给你！”蓦地将棺椁凌空疾甩而出；双臂光芒怒卷，紫火光锤陡然化作巨型火斧，一左一右，纵横挥扫。

众人惊呼声中，赤松子龙身飞舞，将苍梧木棺紧紧缠住，咆哮着腾身冲起，水玉柳刀光波激滟，破风激舞，瞬间旋化出三十余圈诡异莫测的弧线，“叮叮”连声，与光斧轰然叠撞，绚光炸舞，宛如万千流霞，直贯夜空。

眼见八郡主棺椁被赤松子抢回，火族群雄无不大喜，正自欢呼，忽听赤虬发出一声痛楚已极的凄厉咆哮，龙身陡一收缩，将那棺椁高高抛起。

蚩尤心下一凛，李衍哈哈狂笑道：“‘死者为大’，你弃人棺椁，辱人尸体，她便是化作了厉鬼，又岂能放过你！”话音未落，棺椁轰然炸裂，一大团深碧浅绿的飞虫“嗡”地冲舞而出，云遮雾绕似的将赤虬团团罩住。

赤虬盘旋蜷缩，吃痛狂吼，蓦地横甩飞腾，将碧虫蓬然震碎如齏粉，四周火炬照耀下，遍体鳞甲彤红，乌血渗出，闪烁着点点幽碧的光芒，瞧来极是诡异。

晏紫苏失声道：“九幽冥火虫！”

群雄大骇，这种毒蛊相传是南荒冥鬼族用埋于地底百丈处的腐尸豢养而

成，一旦破茧而出，立时喷射剧毒无比的幼卵雾液，沾附在人畜的身上，顷刻间便能钻入血脉、骨髓，将寄体吸食成一具僵尸。

棺内除了蛊虫，空荡无物，李衍想必早已算定赤松子会不顾一切地抢夺棺椁，所以设下如此圈套，眼见得手，更不给他片刻喘息之机，狂笑声中，紫火光斧雷霆电舞，烈焰滚滚，接连不断地朝他猛攻而去。

蚩尤大怒，喝道：“无耻！”凌空冲起，八极光芒吞吐，真气春江碧浪似的涌入右手苗刀，陡然喷涌出二十余丈长的炽烈青光，轰然横卷，猛撞在李衍那双光斧上。

“嘭”的一声，紫火光斧应声变形，李衍身躯剧震，朝后踉跄飞跌，脸色大变，这一刀气浪之狂猛，竟更胜先前数倍！不敢有丝毫懈怠，耳廓转动，双斧飞舞，奋力抵挡苗刀进攻。

十余丈外，赤松子飞腾狂吼，瞬间恢复人形，重重跌落在地，时而飞旋翻滚，时而蜷缩一团，身上碧光点点，乌血不断地从身上渗出。饶是他神功盖世，被这万千冥火虫附体，亦无半点对策。

火族群雄纷纷疾奔而出，方欲相救，当前四人却惨叫迭声，接连仆身倒地，剧烈痉挛，顷刻间便僵直浮肿，双目圆睁，再无半点呼吸。

晏紫苏喝道：“大家站离三丈之外，万万不可靠近。”绕着赤松子飞掠，每隔四尺插下一根北海沉梦香，以三昧真火燃着。紫烟袅袅，异香扑鼻。

“咻”的一声，一只冥火虫从赤松子臂上弹射而出，焦缩跳动，既而两只、三只、四只……成百上千的蛊虫自他体内抛弹而出，被晏紫苏火针一一钉穿在地。过不片刻，遍地焦黑虫尸，荧光闪耀。赤松子虽仍蜷作一团，簌簌颤抖，痛楚之状却已大为减缓。

李衍目不视物，听见众人重转欢呼，隐隐猜着大概，又是惊愕又是愤怒，他受囚百年，备受煎熬，对赤帝父子恨之入骨，今日独闯天帝山，早已不抱生还之望，只盼能百般折磨赤松子，而后亲手毙杀，了此宿怨。想不到最后关头，竟被这妖女搅得功亏一篑，心中之悲愤自是难以描述。

当下纵声狂笑，猛地一阵急攻，将蚩尤迫退，翻身飞旋，径直朝赤松子

冲去，双斧纵横呼啸，十余名火族将士想要回身阻挡，立时被劈得血肉横飞。刹那间便已杀开血路，冲至晏紫苏上方，光斧双双破风急舞，朝她当头怒斫而下！

晏紫苏心头一寒，忽听赤松子纵声大喝：“老贼受死！”奋起余力，蓦地从地上冲弹而起，水玉柳刀光芒爆舞，势如巨龙破空，狂飙倒卷，“轰！”当空赤光炸舞，那双紫火光斧如水波剧荡，李衍“啊”的一声惨叫，登时如断线风筝似的飞跌出十余丈外，鲜血如长虹狂喷，右臂已被齐肩斩断！

赤松子哈哈大笑道：“娘，娘，孩儿替你报仇啦！”火炬映照下，长发迎风乱舞，脸上交杂着狂喜、悲伤、仇恨、暴怒……各种神色，扭曲而又狰狞，蓦地踏风冲起，双手紧握水玉柳刀，再度朝着李衍急斩而下。

当是时，西边“呜呜”破风激响，一个青铜方盾急旋怒舞，不偏不倚地挡在李衍上方，“当！”铿然剧震，光芒爆舞，四周冰地炸裂迸飞，赤松子呼吸一窒，强聚的真气登时涣散，身不由己地朝后跌退数丈。

山顶哗声四起，一道人影闪电似的冲掠而来，凌空抓住方盾，淡然揖礼道：“赤雨师，他双目已盲，手足残断，早已生不如死，纵有血海深仇，又何必一定要取他性命？”红衣飘飘，秀美绝伦，赫然正是刑天。

赤松子大怒，笑道：“小子，他杀我娘亲，灭我族人，此仇此恨，又岂是双眼双脚所能抵消！你若想救他，就先自残手足，再来和我理论……”

话音未落，“吃”的一声，鲜血飞溅，刑天已将其左手食指齐掌剁下，淡淡道：“他纵然十恶不赦，也是刑某授业之师，恩同再造，只要赤雨师肯留他一命，区区手足，又算得什么？”

众人轰然，赤松子亦是一怔，想不到他竟真的甘心舍己以救，心中涌起敬赏之意，蓦地收起水玉柳刀，哈哈笑道：“这老贼有你如此忠义的徒弟，算是他的造化！好，只要他交出八郡主的尸体，永囚南荒，我就暂且留他一条狗命。”

他被万千冥火虫噬咬，经脉、骨骼已受重创，倚仗着强烈的仇恨与信念，才得以毕集起强沛真气，此刻杀气一消，再也支撑不住，双腿一软，顿

时坐倒在地。

火族群雄如释重负，纷纷喝令李衍说出烈烟石下落。

李衍脸如金纸，眼白翻动，喘息着大笑道：“小兔崽子，老子是生是死，岂能由你？你要我生，我偏要死；你要那小丫头的尸体，我偏叫你永远也无法找着！”猛地抬起左掌，光焰吞吐，重重地击在自己天灵盖上。

“嘭”的一声闷响，火焰窜舞，七窍流血，脸上兀自凝固着那愤恨怨怒的狞笑，软绵绵地委顿在地，再也不动弹了。

众人失声齐呼，蚩尤又惊又怒，冲掠其侧，输气运脉，却已迟了半步。他既已死，自然再也无法知道烈烟石尸身的下落了！

流沙仙子格格笑道：“气虽断，魂未消。说还是不说，也未见得由你。”银光爆闪，子母蜂针暴雨似的贯入李衍头颅，稍一凝顿，又立时倒射而出，缤纷落入她的掌心。

她扬起那蓬银针，秋波流转，笑吟吟地扫望火族群雄：“你们既然这么想要找着郡主，不知哪位甘作牺牲，做一回这游魂孤魄的寄体呢？”

众人脸色齐变，这才知道她竟是要以“搜神种魄大法”，将李衍残留的神识种入活人体内，从而感应其魄，找着八郡主。但此法至为妖邪诡异，稍有不慎，寄体便会被所种魂魄侵据，轻则发狂错乱，重则神魂尽灭。更何况能否从李衍残魄中寻得烈烟石消息，尚属疑问。

还不等烈炎应诺，蚩尤、刑天已踏步上前，齐声道：“让我来！”

晏紫苏花容微变，传音嗔道：“呆子！你脊骨内的伏羲牙新封不久，还嫌那些邪魂厉魄不够多么？”

蚩尤听若罔闻，朝着烈炎抱拳朗声道：“二哥，我这条性命是八郡主所救，当日不能护她周全，已是百死莫赎，愧恨难当。今日若再不能绵尽心力，他日九泉相见，又有何脸颜？”

他声如洪雷，慷慨沉郁，听得众人心中戚戚，烈炎眼圈微红，轻轻点了点头，正欲答应，忽听一个声音远远地叫道：“蚩尤小子，别听那臭丫头胡说八道，什么‘搜神种魄大法’，只要你乖乖地把伏羲牙送给我们，别说找

回尸体，就算叫她起死回生，又有何难？”

话音未落，又听一个声音道：“此言差矣，伏羲牙原本就是我们的，怎么叫‘送给我们’？应该叫‘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前一个声音怒道：“他奶奶的，那你上个月‘借’了我的‘仙芝果’，怎么地现在还不‘还’？”

后一个声音叹道：“你记性怎地如此不好？五谷轮回，天道循环，我不是隔日就在你果盆里拉了一泡屎了么？你若嫌不够，我再额外‘送’你一泡便是，不用你‘还’了还不成么？”

群雄轰然，叫道：“灵山十巫！”转头望去，更是耸然动容，纷纷失声道：“断浪刀！”“龙牙侯！”

但见夜色苍茫，雪山连绵，一道人影沿着冰岭急速掠来，青衣鼓舞，白发飘飞，右肩上扛着一个水晶棺，赫然正是科汗淮。奔得近了，隐隐可见那水晶棺上坐了五对身長约莫三寸的孪生精灵，其中两个长得獐头鼠目的，正摇头晃脑、口沫横飞地争吵不休。

众人大奇，议论纷纷，不知久未出现大荒的龙牙侯，为何竟会与这十个古灵精怪的巫医搅在了一起？

西王母呼吸窒堵，身子陡然僵硬，痴痴地凝望着那梦萦魂牵的身影，泪水险些涌上了眼眶。原以为昆仑一别，已成永诀，当此刻，月光照在他的身上，如镀霜雪，那张清俊落寞的脸颜，恍如隔世，她突然感到一阵难以遏止的喜悦和悲伤，和一种莫可名状的懊悔与凄惘。

有一刹那，热血沸腾，多么想、多么想甩脱自己，甩脱一切，甩脱这满山喧腾的人群，朝他飞奔呵！

多么想紧紧地抱住他，任凭冰雪掩埋了双脚，任凭泪水冲刷脸颊。多么想依偎在他怀里，听他吹奏着笛曲，数着飘落的雪花。

多么想像从前一样，和他并肩躺在茫茫冰川上，仰望着漫天星辰，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连梦中都是十指紧扣，永不分离……

但这些念头只是一闪而过，片刻间，她便已摒除杂念，调整呼吸，容色

又恢复了冰雪一般的平静，瞥见他肩上所扛的水晶棺，心中陡然朝下一沉，忽然明白他为什么要重返大荒了！

普天之下，除了灵山十巫，又有谁能消解北海冰蛛的剧毒？科汗淮重诺守信，一言九鼎，当日为了保护自己，立誓远游东海，再不踏入大荒半步，想不到今日为了解救龙神，竟不惜自食其言！一时间，心痛如绞，酸苦妒怒如狂潮大浪卷席吞溺，指尖竟忍不住又微微颤抖起来。

当是时，科汗淮来势如飞，业已冲至峰顶。巫姑、巫真叫道：“俊小子，俊小子，你在哪里？”秋波四扫，没找着拓拔野，似是为大失望，顿足娇嗔，连连埋怨巫抵、巫盼胡语成谶，害得她们见不着心上人。

巫谢、巫礼叹道：“噫乎兮！众目睽睽，光天化日，汝等不知礼仪妇道，岂不让天下英雄笑话乎？”被巫咸、巫彭瞪眼呵斥，只得摇头叹息世风日下，痛心疾首。

群雄哑然失笑，蚩尤、六侯爷等人纷纷围奔上前。科汗淮将水晶棺小心翼翼地放置在雪地上，朝众人抱拳行礼，淡淡道：“五帝盛会，科某冒昧造访，望请恕罪。”目光与西王母相遇，陡然一顿，深深地凝视了她片刻，又转到了丈余外的纤纤脸上。

纤纤双颊晕红泛起，低声道：“爹！”目光竟似不敢与他交接，神色颇有些古怪。

科汗淮悲喜交加，微微一笑，想要说什么，却没有说出来，对着她身边的姬远玄揖了一礼，道：“太子黄帝，能否借炼神鼎一用？”

广成子去势如电，与青帝一前一后地飞掠了片刻，突然朝西南山壑折转。

云雾分合，两侧雪峰高矗，星穹如带，狂风在峡谷中呜呜怒啸，不断有雪浪冰石隆隆崩落。前方数百丈外，一道巨大的冰川横斜而下，被月华所镀，光芒万点，宛如银龙夭矫，鳞甲闪烁。

“沉龙谷！”青帝心中一凛，此处是天帝山至为奇特之地。相传女娲登天



帝之位后，曾于此降伏“破天狂龙”。妖龙受困挣扎，怒吼不绝，雪崩山裂，女媧又以吞纳万物的“饕餮神鼎”封镇之，沉埋谷底，自此山谷内外如阴阳两隔，再也听不见彼此传来的任何响动。

广成子将自己引到这里，不知又有什么阴谋诡计？他与这厮几番交手，都中其奸谋陷阱，第一次被他骗至西荒，遭汁光纪等人联手囚困鬼国；第二次又被他诱到震雷峡，移山填壑，九死一生。眼下情形仿佛，心底登时生出警戒之意。

广成子似是猜出他心中所想，哈哈笑道：“我已在这沉龙谷中伏下十万神兵，陛下若不怕再沦为鬼奴，便随我来罢！”双足飞点，霎时间便冲出千丈，直入峡谷。

灵威仰素来桀骜狂妄，无所畏惧，被这厮几番陷害，更视若生平奇耻大辱，哪能再容他从自己眼皮底下逃脱？即便明知前面是龙潭虎穴，也要昂然一闯！当下全速飞掠，穷追其后，左手碧光爆卷，右手绚芒鼓舞，碧火金光刀、极光气刀双双出鞘，不断地朝他呼啸怒斩。

广成子高冲低伏，迤迳飞掠，翻天印呜呜飞旋，霓光四射，将两大气刀的巨大冲击波一一震荡开去，所到之处，绚光气浪如龙卷风似的呼啸而过，冰川炸裂，雪瀑喷涌，仿佛无数银龙在他四周咆哮飞腾。

青帝尾追着他越过冰河，朝峡谷深处飞掠。狂风呼啸，冰石扑面，四周雪峰环立，冰川连绵，千姿百态的冰柱、冰蘑菇、冰钟乳、冰陡崖……倒掠而过，在朦胧夜色掩映中，仿佛万千怪兽，触目惊心。

前方银光潋滟，冰湖荡漾，倒映着一片数十丈高的冰塔林，宛如利剑破空，晶莹剔透，又似犬牙交错，迷宫纵横。

在那参差高矗的冰塔林后，是一片高达两百余丈的冰瀑，从摩云雪峰之间直泻而下，仿佛银河凝结，气势恢弘。

圆月当空，照耀在那密密麻麻、尖厉凹凸的冰棱雪晶上，折射出炫目流离的彩光，说不出地雄奇瑰丽。

广成子白衣鼓舞，翻身在冰塔林上立定，扬眉笑道：“这里风景绝佳，